跨鼇集

七

跨鼇集卷二十一

書

上席嶽啟書

宋 李新 撰

某嘗謂欲神夜神遊華胥列禦寇夸大神怪其說烏有是處所稱其美西天下及還西南適始覺風俗恬熙人物滋厚飲食居寢幾華胥氏之國也民垂白不見兵甲老死不知瘴癘無螟螣無害稼無蚰蜮含沙過雨不言澇

亢陽不言旱大田有年人安土曠俗無流徙細民重犯法囹圄屢空斷大辟總一路歲不過二三人茲非華胥氏之國邪比年天災流行火延市區重以綿茂之役適年不解迨今始平定烟氛寖消當息兵愛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主上遴擇重臣坐鎮坤服閣下父子兄弟醞釀恩愛日久甘棠茇處惟席氏居多恭惟閣下元勲丕業載在日歷忠規直節著於朝端今茲入蜀治貴清靜重厚不擾而遠人安業樂生欲還中古之淳正在今日

蓋將倅華胥之國而與民俱也某官滿東蜀無罪而歸有經由之幸不一瞻拜台光以去是真不遇者也生乎同時見而師之獲並席而坐一解顏而笑又出於意外與其進不與其退在先生耳干冒鈞崇伏深戰慄

上與元呂守書

某竊嘗言呂悉本齊太公而國朝望姓尤高自秦國太師兵部儀同以學術妙天下功業冠古今載在日歷著之彝器而譜繫益大瓜瓞綿綿與川源河瀆相為流長

凡所謂南阮北鄭萬石八葉隴西李城南杜自昔稱為
名家者聲望相埒曾未若閤下之家聲門閥實處有宋
第一某僻在西蜀自為兒童時固已熟知矣言念呂梁
漢唐輔郡而前古政迹書在簡策者姑置勿論而近時
有許景山治堰崔元弼馭吏文與可鋤姦㷜㷜有嘉稱
而閤下之治乃與二三君子爭雄灼在耳目於已行而
可攷者某非敢譽也且馬遷作史首分世家而孔子設
科亦列政事至於遠人大觀溥務知識豈惟曰父書家

法平訟折獄而已哉有道之人倫平子之品目許劭之
月旦得於性分而昔人之器遇往往在於隻辭片言故
童子以月蝕被賞孤生以樂句見知微雲淡漢長笛倚
樓戰場文阿房賦非有識者詎能拔出俗中借之齒牙
某前日嘗以是道進矣恭惟閣下文雅博厚詼敏疎通
得之自然清聲佳句播在人口重惟冰鑑難欺止水不
搖主持風雅用人物為意某也無似幸隸麾下簿書期
會朱墨出入不敢不勉而山樊牧豎聲迹幺麼其言語

蹇吃其標韻塵俗列在曹掾俛仰進趨閤下固已數見
胸中固已有定處矣然某私自念齒髮甫壯筆硯不廢
方將培厚所養以備閤下異時萬里驅策之嚮而新歲
論薦或得出門下夤緣英識使諸公知是人以辱吕公
許可由是脱去選調決無疑矣漢美實憲府多文章士
唐史稱鄭從讜在太原多得士天下指為小朝廷嗚呼
何物兩人者乃竊多得士名於衰世悠悠之迹而況我
公者乎伏願少闌意焉干冒清峻戰越不已

與宇文吏部書

某嘗謂鳶託風以高蠅託驥以遠此物之微者有所託也士君子之名垂若日星久逾金石豈無所託而然故言道必託之黃帝曲託之李奇書託之孔子然後速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某不幸自先君捐館舍十年貧不克葬瓦棺石槨決不僭於地下肆筵設席方量力而後起兄弟五人上下勸厲足以送往無憾但先君治命欲得高世之文以書行已之實獨此一事疚心恫首求之

十年而不獲它日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為祭叔父文與誌伏而讀之兄弟相視而笑曰得之矣公之立朝節義鬼神不疑天下之稱譽尊服者若出一律雖門人之惑童子之見而文有道之碑宜不媿於心惟公憐之且人萬里而來既又以勤請拒之不祥伏惟裁貰暴易之罪謹以狀布几下

答喻企先書

某頃者辱企先足下賜書索鄙文意欲私有識者取一

笑之雅退羅餘藁得一紙半編迫不得已通示足下幸蒙拊髀之嘆别後三日洗剔故目而相見乃愈於前時古人伸於知己者俱此類也且吾鄉於蜀為小郡衣冠而稱士者大率不過三百人試筆硯戲場屋摩頭鼠目呫囁兒女語讀書魚魯濶視大言者又居其半至於以世家自名者蓋有二焉其一曰某之先為都押衙在邑里為有門望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也其一曰某之先據山澤利所藏不減陶朱猗頓是子之所不加我者此

也其間又有奔合世務趨炎赴竈傳觴為壽而不敢膝席信其嗁唾而諾不後時必曰某人與鄉選者幾某家登進士第者幾此皆僕所常論而非妄也令足下於鄉選與進士間然無聞在閭巷且摇手不得低眉舉足猶有践影之嫌僕世世又非都押衙與據山澤利者人所不信固可知矣足下意不悟此而强欲以僕文字之惡張大其所可稱恐竟不能得許可於人祇取辱耳且越蜀之犬畏雪與日倉皇吠噬至無雪與日而後已此柳

先生所以為戒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往者吾廬畜數犬呼而前却而後帖耳搖尾唯主人之聽僕一日振衣彈冠自外而至羣犬驚齗不已蓋吠非其常者惟足下奮不顧此攘臂而稱道嘘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萬一期以取信於人曾不知自累於不信也願足下察焉無為所毀以重其過夫以昔人家貧猶不得推擇為吏笑談不羈而人目之為狂類多有之矣豈獨今日哉足下為文未嘗蹈襲古人語言其清簡蕭灑過僕

數等其詩與詞僕願學焉若其志大識遠終始然諾讀書盟死生好惡捐凡俗此又僕所以求近也足下於僕可取而拳拳若此昨日遣人奉謝而請所褒貶足下猶再三見器以盡推轂之意有如徇名而求實屑玉而求瑕則僕將不勝其責且懼足下譽未絶口而唾詈繼之敢告不敏

謝張德翁書

某頓首拜手某比寫詩凡二十篇浼獻左右退省拙惡

無地羞死畦逕小兒作蒼蠅聲謾言綺語想足下不笑則唾末吏踵庭有詩為辱故鄉之榮何必以錦為耀是一日伸於知己斯足矣伏而讀之至於再至於三凡昔之所謂盈川先生者幸親炙於今日僕雖不才不得如王楊亦將如盧駱而後止且僕生二十有三年無它知喜與黃卷聖賢語故於書無所不讀又有四方志故嘗南走江淮西過關隴往來陝洛之郊每經崇山大澤則氣宇廓落當月明風清則志思灑然時出語辭不覺成

詩僅與聲律相通因以是意不求之它人而見之足下伏惟足下指導其所以非詩以成其所以為詩則足下之所謂繼謫仙者復何人哉僕誠有望也前日謁上五十六言間有郝婁長者之句誤作霍字就煩改正無狀浼塵不勝驚負稍隙再見猶復以詩為終日清談

答喻晞文書

譚子圖經及神仙集録皆載天池本末太平廣記亦有傳池直長三尋許濶十丈深丈餘舊有水閣臨池砌池

之西南有觀音堂在焉凡歲之上巳端午陵之人空城郭以遊叩檻觀魚以餅餌食之善沒者泅不及半其曠可知池廢而人不及遊者幾四十年父老傳陵凡旱亢禱於池皆有應又云池涸而魚躍去其言近迂未易言也昨承詢訪退請族長之所見與里巷所聞書以為寄大抵物之興衰皆有數繫主之者何如耳然此地久為好事者嗟惜收復舊觀正在今日餘俟自見索言之

上姚宣德書

某甚愚無知竊意比日士子通名於將命者詎止一二或為歌詩或敷為書翰辭甚謙下以求教者高自推譽以求知者有得半面之識挾為終身之榮有遂外臺之請廓違入仕之階此誠厚幸矣然決未有持孝義之說以為左右獻者愚請畢焉且讀古人書當以古人自期而世豈有無親之國邪故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豈有無賢之世邪故古者求賢士必於慕義之家某頃嘗隷籍太學丘墓之邑違去六年欝欝念桑梓以謂事

親之日少每當春秋上壽時執觴四顧祇自寒心欲於
是時脫身西歸日暮道遠倒行逆曳復且隱忍就功名
有如何藩謁陽城還養久留不敢某殆失所以為孝之
意又嘗雅善西南之士聞明公名久矣往年京師始謀
一見適不在館閣拘於假告後數日復一見會朝車已
出都門私懷惓惓如有所未盡有如魏勃見曹參無因
特為之掃門某殆失所以慕義之志嗟乎如某者尚何
言哉大抵人心貴無慊苟有不至何苦倔彊為近甫還

及藻飾蓋其文華者其言浮其言浮者其行矯愚將以古人自期不復作此矣迂率之至干冒崇重不勝驚愧

上漕使書

某嘗謂冡宰制國用而戶部度支知總其書數而已至於生而用之制節謹度經費斡旋蓋付一道之使日者削平漏吏闢新疆建城市營宮室儲兵給農飛芻輓粟導濫觴之源供尾閭之泄疏左而右竭應右而左胥自有東蜀已來其賦入如是而止耳舉版籍以覆視幾無

所用其智巧而又有司不知出內之吝從而腐耗之甚可誚也坐餼廩者忽豆鍾釜龠之數居帑藏者有緘縢扃鑰之名因循噤嘿吏緣為姦不可條舉某昔佐幕武信嘗病稅務除官監外如遂寧遣專攔發船與收過稅而縣官不與其事因都廳鞫衙校溫約始窺見其弊約以差次當至遂寧既在外邑挾州郡之勢無敢誰何凡養妻孥飲嚼蒱博外月猶得四百千是一專攔之身一歲之得幾七八千緡其它可以類舉合之外鎮如獨柏

峽口三四處皆付之攔頭以為擾輕而增虧未嘗比較歲又不下數千緡二州某所歴官處故為公言其略此關市之征所蓄者非遺利也試講求之必有毫末之助又比年公使增錢以養州郡之廉而場務官以醋息羨餘為能商旅去來舟車一至不問課利之多寡先令認醋息然後收税蓋醋息有厚得而利速課利有常數而增虧不問彼何憚而不為邪其為名則曰頭子錢所謂使司公庫僅有二分之得而州郡所倍之一時之令以

添置公用為文而其實制不急之物如舞衣樂器之類是也若約有司通融候發綱應奉軍須稍畢乃得支用以二分之得而通四分為用是本司歲計有六分之入也季㸃官下縣不究其實虚張聲勢隨例供報以為訖事安知取之甚艱而耗之甚易當優游閑暇之時且為不可況偃兵息民之初務農重穀之際錙銖之積所當宜先是安可置而弗問邪某踈謬無取辱先生招來之意寵甚恐亦有所詢採敢略陳之幸毋以迂緩不切於

事情而後為得也

代元武上新刺史書

某竊言士大夫前不為科舉所誘後不為生事所迫其志與氣果何如哉猝嗟風雲激回狂瀾平揖不解顔繩墨非所羈其為人可與奮不可與留可與榮不可與憂平居無事往往以仲舒賈誼自許此無它適其幸遇有二馬單言暫謀偶合世主冠佩雍容遊廟堂之雲霄旦歷仕階夕名忠良昧爽而指期卿相矣又其次伸於知

已為當路者深器曳長裾公侯之門挾左右半面之知方且有德色而自以為功如二者士豈得皆然千載之一時百世之一人耳有如不幸不得為天子臣不得為公侯客士類見鄙里閭追咎流俗難合無與偶者豈某今日謂邪某始祖本長安崎嶇遠宦流落僑寓五世居陵迫於寒微人所不齒兄弟復無它長號為遲鈍不及事而望族之家因亦媒孽其短不與所進砥礪場屋終不得一名雖自豪憤時亦抑鬱矣伏惟明公以功業起

名以忠義事上如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隷皆見其光明宜不肖無復道也比者東從東來某首執刺道左後數日謁先聖某復從執事後塵雖拳拳若此亦自無取且古語云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將軍諾又云此生不願萬户侯直願一識韓荆州祈於幸遇昔人皆然願賜揩教而激昂之則志與氣某尚可鼓而前也

言科舉書

某名位低下習為髙語不識揭厲妄用所業贄顯人將以伸而公府潭潭若淵顯人胷中無涯涘自當不報始時欲言舐筆和墨臨文輒罷曰是大亡益祇自勞耳幸今閤下訂意人物與前者不侔故某兩有所獻未濾清濁澌鐘牛鐸不入里耳冀天下之知聲音者過而問焉竊惟科舉一事西南碩學病之久矣古有鄉舉里選之法推有德行道藝者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謂之賢能之書戰國之士急喘疾馳榮譽朝夕謂談仁義如孟

軻於齊不過為下卿談王制若荀況於楚不過為祭酒儒其業若叔孫通於秦不過為博士去而學兵學兵可為將不如學揣摩揣摩可以為相於是周孔之道脆弱不振者久矣漢代崇經士皆專門非伏生書田何易則謂之無師非父子傳授則謂之無法故漢之文章閎博淵粹號為得人之盛下此如魏如晉如齊梁間設科不一而士氣浮偽無可持循者今日取士大抵與唐相低昂而法度櫛比往往過之然郡國變詐未能盡去且一

經之獘甚于聲律而命題植意可以網羅每聞邛之士走蜀蜀之士走眉成都緜漢彭嘉陵簡之士又不知其他走也多購厚蓄更相貿易以中有司之求而迂學陋生枕葄圖史大挾以入有司任好惡不以全場定去留見皮相馬用指測律未能考實其失愈多中間賂遺賄行幽談聚笑神鬼淒惻汙吏不顧崇滿谿壑外樹牙纛中啓關鍵棘圍重重無補嚴密同列者豈能究之哉視其面若無蹊隧可入而其意之所私高則出月脇遠則

過暘谷其深包曲藏則在蒼梧雲夢之野同列者豈能
究之哉剽金者忘人貪餌者忘鉤有司之不公不明者
忘法且三晉之士尚權變有因權變以成功齊魯之士
競口舌有因口舌以得官習則為風恬豈知怪而況科
舉乎唐薛登嘗言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明制才下試遣
搜揚驅馳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俗號舉人謂之覔
舉覔為自求之稱非人知之辭其為獘何特今日邪崔
鄲試士東都吳武陵持杜牧阿房賦詣鄲使以第一人

處之鄙以有所主而牧之出得第五是非為有力者所奪邪往年劉青州闗情於此故文移校官丁寧訶切往迈件諭開陳根荫以逆閉其塗而十四郡之士以此相慶其檄草當在尚可覆視也吁三歲括賢於海内實朝廷大事其上以為三公其次有簿書獄訟錢穀之寄雖小亦有民社之託而令俗才僥倖以得盜天官者愚弄其衡柄直使人惋憤恭惟閣下以文雅道實取至公上第周流四方知人之情偽而皇華之光再照右蜀雍容

溫潤出於天姿和而不同緩而不迫以待吾蜀之能言者有使者若此其忍負之哉如上所陳倘可徵採願閣𦛗索言之

與家中孺提舉論優恤戶絕書

某竊惟戶絕之法朝廷行之最為周密夫民不幸至於戶絕倉庫牛馬屋下地上器皿毛髮四至八到一拳之土皆歸於官者鄰未至官吏未及則移易晦匿唯恐其後法有被差官五日起發蓋以防欺故雖替移不交與

後官而今有被受文移逾月不往甚者逾年不往以至替移不復省問寧得無欺邪夫死者目未瞑一簪不得著身披出括入無所不至又有明給齎送之費令近親營辦之法令州縣至檢括財物而不知給與費用若此等事皆廉按之所當行為今莫若州置籍具某日某縣申某所戶絕某日差某官某官某日繳到文帳內給若干錢為齎送其行遣次第與依違限日按圖炳炳可見矣且鰥寡孤獨法朝廷所以子惠困窮而推行法意往

往踈漏官為居養蓋以戶絶物養之不足則繼以常平息錢以戶絶屋居之不足則繼以官屋今州縣有處據舊條仍付親戚村坊養恤或祇給米豆而不居之以屋夫居以屋欲籠而養之幼者待壯老者終天年而後已謂之無告之民彼將舍此而奚歸哉立法至此不為不周故曰推行者踈漏耳某小官真不守分重惟在閣下閭井之末聲音不殊用是不復閑氣臨紙信筆蔑有文彩他日行部借與閒燕當索言之

與宇文吏部干墓誌書

某昔辱公之從弟巨源貺公所爲祭叔父文與誌某以書簡祐夫明舉謂子思著中庸孟軻與告子萬章答問之書二千年無此作乃及今見之且大書二通以訓子而孫伯遠謂如仲舒某嘗復之曰仲舒之學不醇乎經其作繁露背孔子意者十六七首禜祭行啟閉不質陰陽而陰陽亡序言災異身幾不免於戮辱駐孟祖其餘辛投禍機是安可擬公公之文與行稱是其於道也能

言之且能行之茲天下之公議某所不敢私也某先子
死有歲月貧不克葬甚哀且病一旦殞溝壑則先君節
義不揚於世茲世所謂不肖子不肖子與無子等寧無
子焉有子而不肖則將焉用之元祐初某丞南鄭聞先
君卧疾丐身歸寧不待報步走十日至陵問省牀下先
君命某來前曰良苦吾氣惙惙待盡日夜固已望汝之
歸也無浴它事第與我求文行高於世者其言足信於
天下俾後人不疑誌書吾實於石柱表之墓陽則吾有

子矣某有弟四人其三人核意學古清厲頴秀悉通經

相與求文行高於世者十年矣今得之吏部云知其貧

必弗肯重辭謹以狀布

跨鼇集卷二十三

宋 李新 撰

書

上許運使書

某少學書未知用筆法便謂古人削柎褁粻盜寰海之虛名臨池柿葉費汗青之餘力毫童十年碑下三宿勤則有之拙亦甚矣婉若銀鉤飄如驚鴻微濃踈瘦自我作古使為之不已則令日可造米元章李致堯之列學

書不成去學畫操觚舐墨解衣盤礴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丹青雨露化洛陽之春江湖平遠發瀟湘之興若為之不已則今日突過賀真張顏之右少也多病九折成醫味黃帝之靈樞繹岐伯之素問於是訂浮沈滑濇以分陰陽迹陰陽以較虛實琅玕榆葉指下有自得之狀張弓操帶意外無可傳之法若為之不已則今日秦介曹應端是流輩少也不羈憙習音聲夜月一笛有牛渚之風流胡牀三弄得晉人之襟韻方且求陰山之黍嶰

谷之管以起黃鍾之律以孜子聲之妙使澌鐘牛鐸盡入制作儀鳳舞獸行書簡編若為之不已則今日司樂協律正堪備員回念太極殿榜有髮白之驚春苑池鳥有汗流之辱巫咸和緩與卜祝為伍則康伯不如貨藥都市鄭譯阮咸雜工師並進則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故退而稽古以是得官凡十八年而官不加進算計課効不如前四事之速奈何底突狂見得罪流落閑居八年寒乞頗堪忍方崇寧大觀之政比隆三代周官之詳講

於太平芃芃棫樸成薪槱之材青青子衿入俊造之域以至書畫亦有學醫有師樂有司某於此時曾無一長以竊升斗之禄他日能事中道而畫私自惋憤忝惟某官以儒緣政以文起家卿雲之章昭回蜀天甄收人材亡有遺逸如某廢錮久溷封部幸朝廷涵容漏泉無邊例許敘復其自新之志欲滌腸於清無有滓穢涪水在此某不食言比嘗以繆悠之作為左右贄其言不根於道而學不到古則請復少年之業以求售脫謂可教則

盡弃其學而學焉

上張丞相書

某甞聞百千法門本無差別河沙妙用豈有異同人與非人性相如一衆生錯亂為境所惑一漚起處目為全潮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茍能圓融和會不與物遷眂彼與我等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泯絶妄縁即如如佛恭惟相公虛光獨耀覺性具存逈脫根塵了絶知見凡所謂雕牆潭府高牙大纛呵前擁後妓奴舞僮使令便辟

俯伏趨走多色伎倆此皆幻相於本來湛静之體了不相應既已自利亦欲利他世固無西天多羅識可以前知而明珠水鏡應物現形自無臬礙且以全蜀千里三峨之秀九江之清其先騰而上者不知幾萬由旬自漢到今人材出興晶明奇特迺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王褒子雲之智慧何武相如之辨才君平仲元之行業譙周子昂之多聞俱得第一彼皆具正法眼藏得涅槃妙心神通運用足以尊主庇民當時之狗監牧守能誦

其賦傳其書力推其人數千百年風誼寥落借如有相如賦人亦不識其字有子雲書人亦不貴其學士之志節高於須彌者化爲微塵氣魄斷盡歷殑伽沙劫歎惜未有窮已也重念吾屬識性有限人倫藻鑑如郭有道裴行儉者才一二數而宗門印證何其多也六祖謂讓曰他日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其後果有寂子而龍潭稱德山亦云他日孤峯頂上立吾道在溈山稱德山云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在洞山言雲居云此

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在黃檗謂臨濟曰汝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盤山稱普化云此子向後如風狂接人在忠國師稱丹霞云三十年後覔此子也難得在前洞山稱後洞山云此子已後走殺天下人在龍牙謂天台云汝向後自會在片言之發如矢中的凡所肯可若九鼎大呂他時云為竟入先料非龍門月旦山公啓事之比其精諦確密過吾屬遠甚是事且置伏念某以言語文字觸突狂見得罪流浪選調洄洑凡二十年其本

有之性雖無成虧幸今僕射相公調賛元化為天人師
策百工盡待鑪錘之賜值遇之難愈於佛出道德嗣似
何啻燈傳爍迦羅眼通身皆是西南之士願備掃門之
役垂手接引宜有半箇人悟無盡妙義直取凡庸拔以
梵位似未為過性地可指衣鉢不傳得法無心事不獲
已尺書陳情干冒鈞席某下情無任俯伏戰汗

上劉樞密書

嘗聞東野巨人健敢而家居踈寒終歲不充惋惋振憤

乃謀自甘口腹度其計決不久長因懸箱金邀致繪者書圖庖饍之具與古先人物置在肘腋時時泛觀以起滋味如擇食然於是一飰輒斗粟不厭會有飢王孫過巨人入其室且欲得一杯羮撑敞腸而巨人方大嚼矜聽其畫王孫不得已徵之曰東向負鼎而傴僂者為誰曰伊尹割烹壯向跪甂而具意慇懃者為誰曰公孫豆粥其喜而持觴者為誰曰孰炙獲䧟其怒而探湯者為誰曰染指獲嘗眦目盡裂髮上衝冠者何曰漢壯士樊

噲其机上肉曰彘肩揚眉奮袖摇吻吐詞者何曰晉佳士陸機其席上珍曰蓴羹巨人復件其右曰此太傅何曾萬錢食此尚書韋陟擇米飣此張翰鱸鱠此王武子蒸肫尾後一人豐頰而凝脂利牙而頰肥盃盤狼籍有如倦膏粱者曰此監廚趙稚長王孫曰美哉稚長其樂無窮語未卒巨人掩卷去王孫恍然若失前箸已而大醒始恨其流涎咽沫者俱妄也而初至之飢益進他日入大都鳴鐘之家合食賓客主人擁篲於門延王孫入

羅九鼎於庭下備八珍於堂上惟所擇下筯處而王孫便然飽其德以歸視從者亡有前日菜色與觀巨人畫時斬斬有間矣且古語曰求賢如飢渴蓋恐或失之也先進者其欲逢巨人之畫乎寧其不逢而逢鳴鐘之家者乎恭惟閤下以盛德夙望為吏師帥為民冠冕為朝廷羽儀令也入蜀每食不飽窮治羞饌正在士子而西南之人烹鄉擊鮮鮓龍脯麟胹熊蹯熟豹胎求鹽梅市椒梗以和鯉尾以助猩唇以調露雞臛蠵日夜盡走閤

下之門如某踈寒特負圖畫以進竟無補公鐵

上劉運使書

某不佞自念有生九千三百日無半口氣向人出好音聲得一第例蝨太倉一石五斗米而田舍子門戶庳陋不當在人牙頰容頭過身退避訶誶如腐鼠敗草逐溘埃以没分定故也重念當道諸公日洗冰鑑拔去聲援以一味至公筆擇西南士人某何苦自廢垂塌羽翮使腹背之毛爭先呈露是亦天地間一物可惜數耳某嘗

聞馬得之驌驦禽得之鵕鸃劍得之湛盧草得之杜蘅世之人不問嗜與不嗜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俊物在前自起人意他日視駑駘視鴟梟視鈆刀視稊稗未嘗不心惡而切齒士之俊茂當十倍於此且以全蜀千里詩書萬家導江岷峨之清子淵君公雖已死千百年中佳氣未絶塵外奇特往往過眼特未有品題曰此龍駝此瓊枝此南金此國寶此明堂材此清廟器此千里駒而先後之容或無可借故琬琰之蒙棟幹之老殆不勝

乎一嘆恭惟閣下駕使者車澄清劍外名聲日新標度
益高主持風味以先士林掇拾豪傑盡令出我門下他
人手臂不敢輒相推助而持陽吹先飛冷灰士之貧賤
適丁是時且有妄想矣往年朝廷有經行之舉閣下取
樊生又取彭生皆窮山中人孑孑無謀僧者自是劉公
一紙書使人珍重愈不易得矣舊文二編為左右贄鳫
按之餘俯賜觀覽去取在公某非敢望也

上徐提舉書

某聞太常廩樂工甚饒工憙其饒也一占太常籍不異進士上第升絀遷罷至相慶弔亦自珍重其選往年籍闕吹笙者一人鼓瑟者一人擊鏞者一人大署太常門補其尤者諸工執其器以俟判丞晨入院延協律坐堂上俾工長歷試之吹笙者前為新宮為下調鼓瑟擊鏞者以次進如吹笙者曲末既工長訶之曰笙失之髙瑟失之疾鏞失之濁時判丞協律議命盡去之無留而羣工惘惘於太常之門某伏念朝廷承平日久無大水火

無連年旱饑而力田之家膏血向衰衣食糜爛由是天子遴簡使者順攷先帝成憲而以西南一道寄之閤下閤下所至與人欵缀略去聲采不為形骸陛級之游使妖狐不能容媚技鼠不能盡巧如是自能得士心裁結後書以報天子必不晚也且日講法以求士士之急麋延望屬籍者為不少矣其高其下其疾其徐其清其濁其不合節奏者亦為不少矣某山中白面非能言時事者今輒集舊所為文一編求試之閤下如有可收下管

雲簫揭為一聲求合節奏焉而後已不然亦將惘惘於
太常之門

上宇文修撰書

某生無有他好不知琴音射儀彈棊走馬有餘樂否於古文亦不異世人好琴好射好彈棊走馬筮仕江源隣閤下壤天意欲遂成其好也伏惟閤下論説古書樹成一家含毫發輝陳言自去乃所願學於閤下者已數月矣屬縻文法足不到門闌無端由廁賢賓從列聞閤下

音聲以洗簧耳解膠舌而蕩穢腸其不幸亦泯泯也舊文一編為左右贄玉麈一揮請奉餘教

上張運判書

某狂妄竊謂閤下徘徊蜀道土風氣俗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士賢不肖區處有方而塵外奇特搜抉獎薦絕無遺漏蓋上以報明天子區區遴擇之意下將流不竭之澤於門户此時直道挽起衰薄真無負於士類某也獲為部吏謹守出納聲迹么麽自當泯默泥土中而當路

諸公主持風誼往往不先要援首拔寒素某又何苦自褫精魄以幽獨為間夫竹頭木屑斂之似猥而敝冠雞肋棄之可惜樂籠之寬兼收參术之具清廟之祭不遺沼沚之毛樊公漆梓為器在於他日李衡木奴餘利在其子孫某之於公妄意在此伏惟閣下樂善忘勢推賢有後陸機入洛初從閭里之俊游賈誼上書本亦少年之故事令兹持節聲高士林如某何人竊窺下容欲曳裾危榻以髣髴風流願備員一紙書以斬脱去選曹庶就

異時萬里驅策之嚮此其志也且貴戚書多而种咼猶
與一孝廉輿縣雖跡而徐寧尚列一吏部止水不揺冰
鑑難欺在閤下屬意

上鄭樞相書

某元豐太學生居蜀荒陋聲迹伏匿陸沈州縣三十許
年始以城役改官念初斂髮髦就父師之訓謂人才要
在所養非其義一介取予不可苟於人非其道厚禄要
資不可屑以就是吾父師之訓使之安於命而已漸通

書識理道浸更世故尚及見前輩所爲乃知父兄之訓不謬誤前輩之所爲皆有道有命者也凡爲宰執者率前日臺閣中人爲臺閣官由省府寺監中遷或由外諸侯監司中名除平日經士夫點數有重譽四方想望其風采一職之缺中外必曰某當得用某人乃宜已而果然士風一變多歧捷徑千門萬户炙手易以熱呼吸雷風化枯涸於一瞬間不用刀圭騰井竈雞犬於霄漢於是有挾寶玉古器書畫以進者有飾媵妾市歌僮舞女

以獻者有採花木竹石錦繡服用求充棟宇苑囿者分建谿茶薦海南香盃酒通慇勤之懽幽期達窈窕之區可以綈文子弟結好門客黃金賂親信脂澤及奴婢媚文侈頌賛詠功德便謂是周孔以上人餘子碌碌不足數也復有偵刺事機逆射除目喜為耳目梟狗以愚弄權貴大者鬭小者傷遂得志於其間巫醫卜祝玩其技以進暮投錢乞活且與從官為伍黃冠武弁各自有門生在昔一掛吏議振起無階贓淫敗身沒齒不録矣於

令使有孔方子何病不為清流嗟乎士風至此極矣皆前輩所不肯為亦不忍為跂而眂之令人愧縮所謂義與道與命者果安在夫周之士也貴今朝廷貴士士不知自貴為時之羞且奈之何恭惟閤下丕業殊勲著在典冊重名夙德熟於華夏宰輔舊物所繫甚大時數前定鬼神不知惟是前輩所為獨有閤下爾進退出處過九鼎之重所立卓爾非八風能揺要之前輩人氣味自别某梗野從陂澤中來不識背向但時覘達官貴人清

揚搉面其間豈無前輩氣味者殆未親炙之天下有公義奚可草草亟欲得一職任杖藜以歸俾廪人繼粟退食無事雅歌擊缶以形容太平幸無資以進不驚纂得富貴斷無顛危不祥之憂效古人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以養全其生是中自有樂地所業一編副書以贄用言以求其志庶幾或收錄焉前輩之氣味盡在是矣

上孫運使書

某嘗謂喜射者藏良弓矢喜獵者蓄良鷹犬學兵相遇

則談兵好劍遇士則說劍彎而破鵠彀而中鵰若發大寶藏不啻得千金其喜見於顔面此射者之志也臭頭出火耳後生風疾馳平澤中得一鹿如下一城束一狐如俘一將愈於勲在銘鼎此獵者之志也凡守如是凡攻如是茲穰苴語茲吳起孫武法至如摧堅擒敵處則氣息振然往往失聲攘袂以起是談兵者之常也飛若跳丸舞若流星溝上之會微吾項莊漢祖幾不免大抵自右其術謂鏌鋣干將變化若神裴旻之徒非其妙者

此說劍者之常也吾屬好文不若是之甚耶先後進相援引因其一言以蒙譽於當世則豈持弓矢鷹犬之良而真好文者十倍於喜射獵喜談兵說劍者然則古今文士既不少盍為泯泯不遇猶飢鱗餓騶脫皮毛以死與螢腐同瘞者不知其幾何好其文與不好者又不知其幾何也某竊自念有生二十九年窮無他舉日造俚語以求售於時俗而數以此窮他日暴所為文於當路者一得之以衒客曰西南士若斯人者未可量一得之

則絡之馬腰不復省視後日進見無半語之及葢事有向背理不相入殆未足怪恭惟閤下以文章據巍科以譽望振風俗再將天子明命持節蜀道主盟善類以先士林而車轍久勞幾環天下度所閱固多矣昔東都士以書抵某且導之曰孫公有清裁以人物為意請持所作章向獻於馬首時乎時乎往者不可究來者未可知舊文一篇為左右贊雖小道或有可觀者焉

上胡運使書

其不佞往日讀書窮山槩觀古今治亂廢興之迹十年一室千百年事蠅頭鬼名㩳㩳方寸間軒眉高談刷去塵土便謂一日接貴人不卹等差左手持衣袂右手揮松麈吐朝野利病出所著書要以驚怪入官二年始悟所養芒髮不可施設如三日新婦鬱閉氣仰視一世貴人十九器宇潭潭希言無色可望而畏啓齒問士不過邑里姓氏所從來士人執板避席曰某鄉某家子此外呑屏不敢發貴人旦起坐堂偶賔從攷程桊送歸迓來

有宴笑有行樂有歌舞俎豆之御有琴音射儀之好白晝酢酬娓娓不窮夜火照眉已爛然困矣孤子之士貧無才頻獨庸翰墨闌所長投貴人几下真沙粒入滄溟其相知無幾耳方今西北之患間作黃河之役不解法令渙易財用未啟士人班班有能談治道者是人材可以言語取而貴人不果賜間燕虎豹炳於犬馬鸞鳳炳於燕雀足以藻繡治具光華聖旦是人材可以文學取而貴人未遑議物外風氣猥入滓穢何時而拔此直某

所以為病也閤下三吳世家世世區處文武士持節入蜀主持風會以先士林彊力大援不能贊一辭而西南英特多出門下竊度閤下不以言語取則以文學取之矣如此而某又何病焉薦獻所業已瀆清重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上楚朝議書

某不佞自聞閤下在東蜀時以嚴謹視事簿書獄訟大舉其條細入無間有弊蠹處明者往往不察貴重者多

忽之俾前後苞掩以罔主司闇下一過眼即披抉其陰翳窺窮其端倪使老姦夙惡汗脊慄股恍惚無人色引服而不敢欺彼非不敢欺是真不能欺故州縣振慴鋭於從政未幾何而皇華之光徙按右蜀前日之任達矜飾標字捐去禮法務為清虛者曰楚公來寧修舉我職事尸素敗我貪者約曰令而後妖言媚色不敢妄為欲摩人之足舐人之痔畏楚公笑我夫為一道使者而部吏無捐去禮法為清虛者弛廢程按為尸素者貪化為

廉巧不踰矩如是亦足矣某生二十有八年耳目有限所見如此所聞如彼既又久畏風稜不敢輒竄名於儻中欲借文字以自暴聲跡亦復已已幸閤下至公無心不間賤微何苦閉氣鬱鬱不發如車中婦重念不久當去求試為縣閤下曲有鄰愛足以成就如其人物可不可其能官與不能閤下寄聰明於外某又何言

跨鼇集卷二十四

宋 李新 撰

啓

謝龐機宜啓

負檄趨梓操舠渡瀘既叨開府之辟書又玷清秋之薦墨吹嘘言重推挽力多初求鳳毛忌諱不識再見眉宇鄙吝自銷絶無先容題品已歸於月旦決有定議剡詞不待於歲終審當承顔之餘肯借緩頰之助歆向未始

異論渾戎不妨清談方輿九里之城俾效一夫之役謂子貢肆無窮之辯能說大人致韓琬無不遇之言可題容舍脫身選調結草恩閼此蓋某官智自天開學惟性妙氣平以定語粹而文同門弟子之詠經勸大將軍之薦士庭下過子鯉人已多其賢聲軍中立左車士或得而快意取青箱之舊牒錄跛傔之賤名顧後日之曳裾正叢遊之下士未遑報稱何啻感藏

謝循資啓

末路焚舟在玆一舉青雲附驥俄爾再遷録蜀客之徵勞䟽堯天之睿澤光生蔀屋愧入汗顏伏念某學非無師力弗逮命困值黜伯退編逋翁虛馳璧水之名誤玷龍門之賞志荒求仕若倒挽於九牛老至為文近退飛之六鷁碑顏沒字鼓腹無腸妄投北闕之書久作南冠之縶罪將溢貫智不滿囊辱吾老子之龍文來自司空之城旦三日新婦宜閑氣於車中百年枯桐輒揚聲於爨下擅言投筆樂賦從軍會將命以恢疆許開府而求

服不必解降王之縛益能得面内之心來則安之屢布相如之檄召則行矣將遹吉甫之歸某濫被薦論猥叨升進拜細書之一札載厚賜於五雲媿在廬前重靦顔於躐等請從隗始形雅意於好賢感無窮恩盡未來際

到任謝二走馬啓

仰奉除音外移使指上副聖人之欽恤俯慚器業之空疎郭伋重來第見兒童之慕令威復至稍驚城郭之非托庇云初量情備喜伏惟某官忠嘉許國直亮秉躬立

清準於朝端播徽聲於士論下車解袵方勞望傒之思拭目揚眉行有趨風之便

謝黃都大啟

埋輪當道不問狐狸爝火虧光何傷日月行迷途而不返墮眢井以誰尤且法本貴於持平事或容於脫誤不循三尺殆以私而勝公雖有二天肯轉禍而為福猖狂固無大惡踈畧豈有他腸不平謂何或失而已告者過也難明竊斧之疑問以辨之寧無投杼之惑況摘山之

謀以強兵富國豈折腰之賤能騐事沮功誇無此心偶褫其魄譬尹何之為邑未能操刀如揚干之亂行無所逃命如某者才不周變學非適時因人而成為鬼所笑屬同列之競進忌寸步之或前先張之弧又下之石內自訟者何當嘔出肺肝人必知之盍亦有靦面目尚希哀顧許以自新此蓋某官德浹神明性全忠厚垂惠於不報推恩於無知矜其地寒與免吏對仰天呼救忍坐視其困乎搖尾乞憐必有動於中者願引車而改轍不

忘終身將洗心而事公請自今日

謝改官啓

築斯城而鑿斯池蔑無勤績言如綸而出如綍誤玷優恩念昔第功全歸化力及今祇命獨後衆人脫半生選調之卑激百口愚衷之感竊以穴居避患巢木安棲天造域以分疆王設險而保國折柳樊圃智未有餘丸泥封關愚不可及國家閒暇常恢道德之威日月照臨絶無内外之患曩置潼川於劒限實為右屬之喉襟豈其

雉堞之隱無復蛇形之壯總茲重任斷自宏規人心均
和天意甚悅獎詞溫厚謂可威於百蠻立制精詳固宜
垂之萬世實墉實壑非徒壯觀自西自東特為雄冠毛
錐子已投地上寧力之勞王先生雖在役中奚功之有
伏念某鈍不及事拙無取才初伸已知猶恥人役驟叨
換爵獲出汚塗不因汗馬之勞尚得桑榆之景行三十
年之空限險阻備嘗遇五百載之賢人推挽加進欲求
報德之所咼在他人之門此葢某官高義薄雲至誠格

物易以事而難以說望之畏而即之溫括夫成城已懋

金湯之績君子蹈道能踈雨露之私致此幺微亦獲陞

改毛遂恐因人成事齊人多以口得官是何永廢之流

如假再生之路生育長養惟父母喜于就任飲食教誨

約兒孫以盧爲名庶不忘卵翼之恩姑以盡犬馬之報

到任謝劉夢臣啓

占星蜀部昔來何遲望氣關中今見恨晚將交一臂坐

闊十年實每懐於好音矧難雕於朽木回雖不敏誤蒙

卓爾之稱棖焉得剛初學浩然之養念在官均將母之
樂爰當時慕稽古之榮顧萱草以涕零指具茨而雲隔
雉介意以無匹雁孤飛而底哀操繆悠而弔戰場稟生
碩以事儒將河潤九里知未易於忘情鷦巢一枝幸有
餘於樂地固其求舊方賴作新恭惟某官以道爲宗惟
刑之卹言可觀而行可法望之畏而即之温忠臣必求
孝子之門大夫正行古人之事褎依函丈獲教書紳數
勤倒屣之迎嘗布順風之請世憐其困料黃祖不能容

禰衡士擇所歸主侍人何以為孔子未始見幾而作固當慕義而留儻因醴酒以置疑竟卷綬章而投劾

茂州到任謝啓

郡守承宣雖資輔佐雪山輕重不係去來越岷峨深入於不毛古松會强名之曰郡刋石紐大禹之所宅本冉駹西漢而後通貢賦無三品之金羈縻僅十州之獠虎狼充路橋閣緣雲隕石飛空冒險豈千金之子凌霄置戍當關宜一夫之雄在昔從戎迫令使敵書生事俎豆

迺乘桴笮以迎降士林肅衣冠俾扣兵夫而問疾溺深救至蒙河伯之不收病極更生無扁鵲而小愈言猶尚在志不復來或叨誤恩誠出非意閼驚濤猶過覆車之轍視舊榻如不共天之讐楚些重招哀同濟有三閭之作藥籠預備念此生成九折之醫所居而安何陋之有恭惟某官清淨以治順巽而行以堯事君與蜀為福歆向父子考論議之同歸機雲弟兄見文章之相亞比從下座誨以至言一塵不揚請舉安平之燧九河已潤更

濡枯涸之鱗

再謝循資啓

叅雲再上名玷囊封閱歲四遷恩歸臺府功亡可記感不待言伏念某學迷聖徒愚自天性政事載餳以冒人材沐猴而冠非法家流嘗忍議文之愧本儒者服絕無稽古之榮書成蠹魚傳養癖疾老虀鹽於太學程朱墨以功曹多言數窮殆取投荒之謫強項不屈姑紓起廢之遊時操毛錐務出月脇形第怖瘧氣將食牛而曹雖

類於郭尖無處可逃於鮀五識一丁字那勝挽於彊弓
相萬里侯豈容分於縱理日者辟士與之開疆獲請命
而與行非因人而借譽晉公幕下本求韓愈文章昆邪
奏中惟許李廣材氣大道最嫌揀擇至公不論孤寒伯
樂能空冀北之羣劉安盡化淮南之石燕公大手筆迭
回雨露之私太原小朝廷終許衣冠之盛受賞乃爾顧
德何堪此益某官克己於仁見幾以獨體賢者之蹈道
得哲夫而成城萬歲仆碑已極夜郎之地相如傳檄尚

虛邛笮之君圖書初總於道山雞犬亦遵於雲路致茲嵬瑣荐被超陞凡畢循選人之階是誤乘君子之器併儒易飽爰增粟於一囊傴僂過恭式循墻於三命爪蠅遂集水鏡肯操既越等以叨恩敢興言而觖望感遇二字願勒銘於山阿圖報一心不食言於河水

謝王廉訪築城畢工啓

修役事之至重不亦勞乎赴期會之太嚴非敢後也既免瘝官之責遂叨粹語之褒設險擬於金湯保民必先

城郭百年弗治一旦惟新墉壑高深樓櫓華煥五月而息豈朽糞土之墻百堵皆興又復他山之石執殳朴而從車右挾法式而問規程制而用之古未有也凡經台視之過曲盡精微雖資人力之為深藏知巧而況書生田野俗學童蒙頗疎拙無取才號遲鈍不及事焉知制作在俎豆則嘗聞試使經營本斗筲何足算荐蒙驅策復賜指蹤長裾化畚鍤之塵重趼困梯衝之舞暴身既久宣力為多果有功而見知借餘論而不惜儻離選調

之濱正李邕求識面之地念昔提文衡於漢上顧予執
賤事於禮闈肉眼未識貴人步吏固宜革帶蔡見鄂岳
曾晚學之莫知楓落吴江亦前人之誤聽别一閱世共
兩禿翁巴子國窮閭太史起滞留之歎河圖職妙謂劉
公知取予之方惟摘山市駿之謀實富國强兵之本肇
自神考精求偉人俾興至利之源待以不次之舉數政
之後奉法不虔比年以來為獘滋甚明珠異貝既交走
於貴權空籍給書又肆謾於公上於今所受任責不輕

必待先見之明乃救末流之弊雖望之在外終雅意於
本朝使宋璟居中肯容心於私謁莅事伊始著聲何高
載道之謠若碑落筆之觀如堵恭惟某官因時以出載
道而行才超世而非師學到古而自我擢從他部簡在
帝心烏衣馬糞之遊典刑具在西清延閣之邃几席久
虛佇聽受釐之恩端有追風之召某投荒遠裔臥疾餘
生未瞻雙舄之飛初託九河之潤猶叨五斗粗明投劾
之幾止有一天斷無挾故之慮叅承尚阻傾陷良深

謝謝轉運判官啓

初馳橐皂豈虞罪戾之加再服官箴猶起功名之念敬仰陶成之賜敢忘湔拂之恩喜與幸并感非言盡伏念某隴西末裔鼇嶺寒生素無倚馬之才夙負屠龍之學再飛秋鶚繼捷春闈豈期躍冶之不祥遂失壽陵之故步多言賈傅自取間疎挑戰李陵竟成囚虜狂圖至此薄命奈何丹闕春風未信淄川之對山城夜月來觀梅尉之碑反求諸身未為不遇此葢伏遇運判奉議先生

氷壺雅望水鏡清標絶代風流遠嗣東山之遊屐驚人事業近追淝水之殊勲文釆不羣已先明月詩篇獨到何但澄江萃奕世之殊能作一時之偉望茂膺宸眷夙董漕權千里運粮誰識帳中之心計九年足用人驚地上之錢流顧惟駑材實依鷰厦曩嘗披霧幸獲拜塵脫畧崇髙驟止循墻之走屛揖名分遽蒙倒屣之迎載聆玉麈之談復侍歡樽之飲岸巾陪燕清興固不凡接膝論文幸遇亦何有曾是鸞棲之局倍叨龍坂之光喜溢

顔閭祥生户外某敢不俯勤官守仰法吏師佩穀熟之遺風鑒韓城之舊訓春年考績覬隨嚴助之計偕餘論吹枯顙借山公之啓事

李轉運判官遠迎啓

顯奉芝書榮持玉節凡叨臨莅倍切欣愉恭惟某官學造淵微氣存剛大仰被聖神之眷深明道德之歸移孝於忠處仁以義變教胄子知學為賢士之關帝耕籍田謂農乃天下之本久居妙選數近清光肯辭蜀道之難

益見雪山之重乃得御矣顧瞻接士之容其猶龍耶姑俟出關之氣某垂老不調至愚無知侶令綽以分曹參弁萬而決事畏風以遁未明投劾之幾慕義而留行即望塵之拜

趙轉運判官遠迎啓

光膺宸命榮領使權方勞望履之思已聽畏途之戒伏惟某官器資宏遠政術疏通深潛富國之謀丕著立朝之績江淮轉漕大被劉晏之功巴蜀觀風行布相如之

檄既淵衷之簡在宜溫詔以遄歸其將命叨恩指期覲
德雖出坤維之遠幸分河潤之餘參奉匪遥欣愉尤切

謝張待制啓

不遠千里仰瞻少微之光無有二心恭受杏壇之誨與
適未可與立所見不逮所聞過勤倒屣之迎獲布順風
之請士皆驚目孰為來哉師獨解顏與其進也益丹鳳
于飛則翠羣羽以皆集拔茅連茹則思引類以同升特
覩玉麈之譚迭奉猷樽之飲燕公大手筆數窺翰墨之

飛太原小朝廷真見衣冠之盛伏念某小智易測大愚不靈書成蠹魚傳養癖疾回雖不敏或可使於前與棖焉得剛宜有動於中者久閉其聲而弗出力尊所行以為明身雖不容氣未稍下以寒蛙當兩部非爾所知謂蓮花似六郎則余豈敢進值黯伯退呼漫郎彼臧氏焉能使魯侯主侍人何以為孔子晉公幕下初求韓愈之文章嚴武帳中惟縱杜陵之詩酒言叨望重恩辱已知此葢某官至論回天妙文華國得古人之大體樂天下

之英才不可親疎曷其簡易得季將軍諾詎肯易以千金掃曹相國門顧首先於百執遽遑鼎席還守版曹聽指日以造朝吏甘心於執馭既多佩德良切馳情

賀秦州陸待制啓

伏審眷自宸衷進升内閣仰增慶抃恭惟某官清規奕世丕業動天紀綱華夷標準中外雖輕裘緩帶而氣葢軍中能富國强兵而錢流地上曩嘗驅車蜀道誠由被器先朝豈惟獻摘山之謀固亦藴安邊之術待時而動

以道自將賞士衡為龍駒未可量也推象先作人望惟其有之况國朝方清玉門之氛而藩鎮實倚秦亭之重甫睠西顧首頒異恩儼寶構之神區頤帝文之秘府玆為華貫用責精材綸言還來柄任有日閨吉甫之北伐式遄其歸想曹參之趨裝可立而待某拘文有限展慶無由望台屏以展光與輿情而均躍

上宇文知郡啓

竊以峩冠大袖氣概洋洋灑墨揮毫文章落落競就王

公之貴孰知道德之歸士習皆然余心患此豈知務師者託素絲之質慕道者先青佩之儀執晏子鞭企孫風之高邈為李膺御攀逸駕之峥嶸中圖益於見聞外豈徇於名勢如某者隴西冷族鼇嶺孤生滿𥳑無韋氏之金數尺之丘遲之錦功名難得憐青鬢之半蒼歲月易遷慮紅塵之暗老學欲為道仕期養親甞珍豈免於胡盧故步殆成於匍匐少二頃之負郭闕百畒以躬耕聚蚊成雷任濉俗訕刻鵠類鶩强齒俊遊難投足於我疆

遂竄身於隣境虎靴預謁屢升仲寶之堂牛鐸成音未辱荀公之聽於是强編蕪累仰瀆聰明欵伯喈席者咸謂異才遊于厚門者並稱名士觀海為水尤慙一勺之微以莛撞鐘亦冀小鳴之便恭惟某人行安常性學出真心道德尊時之英才業為衆之準音容和粹春生金谷翠連天風骨精明氷透玉壺清滿腹吹噓後進黼黻斯文伏乞比恕後夫誨加大匠一則俟振特之惠一則祈開敏之私立指迷塗俾知聖域杳壇數仞斯時矜潔

已以求桃浪三春異日庶燒鱗而上

代賀許侍郎冬至啓

土圭揆影導萬彙以迎長寶冊書雲候一陽之初復恭惟某官著龜大政柱石本朝儲精泰階峙器清廟日著可大之業力培太平之基民人可瞻文武是憲凡四時與合其序則百祿宜受于天更納繁禧以副注意某猥被皇華而諭蜀阻依台屏以稱觴頌詠徒深文言罔既

上章相公賀冬啓

土圭揆影導萬彙以迎長寶冊書雲候一陽之初復恭惟某官質文全粹聲實保和道觀昭曠之原化執慘舒之柄大熙庶績以為百工師時顯諸仁所謂萬世利臻符瑞之衆至懋功德以兼隆式丁亞歲之辰宜受王明之福某限拘蜀道阻覿台光仰祓埏陶實深頌詠

與唐梓州賀冬啓

伏以明陽胥復瑞景迎長漢儀肅簪弁之賢堯歷謹星躔之次伏惟某官才能許國謀議冠時早收雋彥之科

茂奮勲庸之美宜承寵祜用對褒嘉指峻館以非遥述
慶悰而莫既數言瞻頌罄寫奚殫

回唐梓州賀冬啓

伏以歷紀周正首三微而建統灰飛嶰竹冠六律以推
長道宜作德之休吉有自天之祐伏惟某官純誠格物
善政宜民早參書殿之游尚嚮虎符之寄清修迪吉已
諧道長之辰容勿論思佇有彙征之慶賓榮阻造頌懇
徙深

乾隆御覽之寶